通鑑綱目

四十六之下

德宗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別3る函 五架 二二八號 九七冊

漢書門 五九六七號 一五函 四架 九七冊

內閣文庫
類 五九六七號 九七冊 二八三函 一九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67
冊數 97 (75)
函號 283 35

七十八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五月詔增稅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文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書法】書譏重歛也終綱目田稅書增二雜稅書增二詳建中二年德宗各有其正焉

以易定滄州爲義武軍

【質實】義武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以源休爲光祿卿

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其國可汗遣其相頡子思迎等迎之頡子思迎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集覽】突董回紇大臣之名先使于唐而遣歸國至振武留數月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殺之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

【考異】……當作討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愜山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釁懷光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滔堰水絕官軍糧道歸路深三尺餘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爲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以拒滔武俊由是恨滔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質實】統一

志云㯭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一十五里漢成帝時河決俾王延世於此運土以塞河頽㯭人心故名魏縣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秋七月李晟趨趙州

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北畧恒州

〔質實〕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王鍔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至幕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為己患遺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臯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由是得免

〔集覽〕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也又三屬甲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質實〕江西節度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洪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伊慎兗州人王鍔太原人許孟容長安人幕府注見秦

王政三年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質實】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十一月加陳少遊同平章事

范氏曰少遊重斂以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推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使將吏無所依歸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死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

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胡氏曰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卽禮也必相聽順卽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爲利欲所昏刑威所刼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惡爲叛臣豈非秉彝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爾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幸而見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爲大盜指縱不亦遠乎〔質實〕齊州名注見漢景帝

三年

濟南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質實〕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蔡水未詳處所唯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有蔡溝其水盈涸無源古曰蔡河疑卽此

癸亥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顔真卿宣
慰之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
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近
許州擢元平爲别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
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其
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
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
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
遣别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
太子太師顔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
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
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
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
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
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
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
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
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
失一元老爲國家羞文使人邀之於道不及
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
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
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
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
平慙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
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

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劒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〇范氏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〇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集覽】盲宰相目無瞳子曰盲以喻關播不識人尉氏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先中丞謂盧杞父奕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東都被殺傳首至平原真卿執其使取奕首續以蒲身葬之魯公代宗時封真卿爲魯郡公時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可爲常伯常伯者常所伯長即今尚書也真卿先嘗爲工部尚書貶爲峽州別駕後復爲刑部尚書故曰再爲常伯也常伯又注見下【質實】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平原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

年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三月曹王皐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蘄州

【考異】斬當作誅

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刺史

【質實】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蘄州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齊昌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五十二里山出大龜故名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胡氏曰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群叛真卿固不爲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矣

【質實】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

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顔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質實】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夏四月以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甞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武俊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

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遂報抱真陰相約結

【質實】莫州名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一統志云清苑縣名本漢樊輿縣屬涿郡北齊省入永寧軍後置樂鄉縣隋改為清苑縣屬河間郡以境內有清苑河故名唐屬莫州五代因之宋改為保寧塞縣金復為清苑縣元仍舊 本朝因之為保定府治所仍屬焉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至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范氏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

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胡氏曰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也乎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盎狗鷄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爲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集覽】墊陌錢墊卽除也其法凡公私貿易千錢舊止除留二十今加爲五十也手實之法宋神宗熙寧四年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手實者令民自具丁口田宅之實隱落者許告以百爲陌夢溪筆談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爾留其二十有三夢溪筆談曰唐自皇甫鎛爲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陌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文減三錢以七十七錢爲陌輸官錢仍用八十

【質實】澤潞軍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一統志云神策軍名本秦隴西郡地後魏始築城置鎮隋置華亭縣屬安定郡唐省入隴州汧源縣又爲神策軍五代唐時以廢縣置義州後州復置華亭縣宋改義州爲儀州熙寧中廢州以縣屬渭州金屬平涼府元以化平縣省入 本朝因之改屬平涼府 沔鄂軍名沔注見玄宗天寶六年漢陽郡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鄂中軍名注見周顯王五年淮寧未詳處所或疑卽淮寧府

注見周赧王

三十七年陳

書法 書初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矣○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

發明 天下之財自足以周天下之用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出德宗以用兵之故財用不給前既書復榷天下酒又書括富商錢又書詔增稅錢矣而費愈不支況四凶連衡賊勢轉熾官軍屢以敗告在德宗亦盍少自悔悟思爲變通之計可也夫何迷而不復至是始行間架陌錢之法朘削既甚根本遂搖雖微涇卒之變亦無善後之策勢非大壞極弊禍必未已由此固君子所爲隱憂者也書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足以知其掊取無術創爲苛虐以毒民者矣他日賊徒大呼以是藉口尚誰咎哉

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

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

質實 鳳州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南

岐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註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覦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

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今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其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范氏曰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集覽】不戢戢側立反藏兵也詩載戢干戈蓍龜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正誤】不戢自焚今按戢斂也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質實】陸贄蘇州嘉興人【註誤】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王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府兵注見玄宗開元十年倒持之柄注見僖宗中和元年神策六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隴注同上建武六年汧邠寧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九月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滬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

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遠詔二將狼狽而返李
克誠伏兵邀之於滍澗殺傷太半希烈遊兵
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兵助守東都希
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
襄城益危【集覽】滍澗滍侯古反水名靈龜負書出玄滍水即此【質實】襄城縣名
注見周赧王十五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
三年滍澗二水名滍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
十二里源出陽虛山流入洛澗在河南府澠
池縣白石山東流經新安洛陽入於洛周書
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即此二水
伊闕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

據長安【考異】上當作帝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
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
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
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
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
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
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
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
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
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
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
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

而身居市廛爲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
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不聽至是上
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
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
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
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范氏
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于
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是時齊侯
吕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取干戈虎賁於伋以逆之周家以爲
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
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愼重如此王室其可
亂乎晉悼公使其臣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
至漢之時宿衞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
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
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衞之訓其徒旅使知禮
義然後足以爲國後世茍簡人君多疑寧與
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
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衞其後懲前之
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
人使執利器而環天下之居不以付之忠賢
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
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
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
陽飯數匕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
關播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於咸陽賊登
含元殿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

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爲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大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鎭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

【集覽】萊餤　餤杜覽反餅餤也麪裹萊爲之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書立政篇蔡氏傳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主服器者曰綴衣執

射御者曰虎賁皆近臣之長奉天縣名屬京兆唐末建為乾州

質實 滻水注見玄宗天寶二年市井注見宋孝武孝建元年市廛市中買賣之所易曰日中為市又都邑也廛市中空地說文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孟子願受一廛而為氓亦作鄽姜公輔愛州人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王翊晉陽人含元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奉天縣名注見建中元年吳溆濮州人湊之弟

發明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德宗志在削平叛亂用兵不已蓋自建中二年討梁崇義討田悅之後至是凡三年間兵禍四起征調日繁凡是於綱目所書者皆可覆也一旦變起賊竊發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綱目上書發涇原兵救襄城此書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其為殷鑒豈不甚明人主觀此其亦知所自治而不以窮兵黷武為事乎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

直摶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
海濵明禮陰結死士爲應旻至泚令言大驚
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
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
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
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
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
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
我衆争前殺之海濵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
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
不至涕泗久之胡氏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
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秀實亦可謂
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
出避執羈靮以從人臣所當爲也秀實不知

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集覽 執羈靮以從人臣所當爲羈音基馬絡頭也靮音的馬韁也從去聲春秋衛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吾子獨不在寡人對曰臣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也文記檀弓篇孰執羈靮而從

質實 司農卿注見漢武帝

太初
元年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楚琳嘗

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鑑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决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集覽】修飾邊幅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質實】行在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　蕭復蘭陵人衡之子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岐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鑾輿注見宋明帝泰始六年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譔册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沇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泚尋改國號漢范氏曰死非難也處死為難使系能拒泚不作册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惜哉夫為忠為逆在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卒不免然則其死也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

以爲仰藥案漢書注仰首而飲藥也又
戒哉【集覽】司馬君實明妃曲白頭蕭大傅被
讒仰藥更無疑注仰去聲仰藥自殺也沈惟
涉反臧獲前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
用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
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即犯
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
者逃亡獲得爲奴婢引決【質實】大理卿注見
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唐高祖武德
九年蔣沈萊州膠
水人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以馮河清爲涇原節度使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
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
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
以馮河清爲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
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
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
況爲
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
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
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
與王翃謀陷之會朱泚下詔以寧爲中書令翃

詐爲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爲
内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
其寃【集覽】潸然出涕詩大東篇潸焉出涕注
潸焉涕流貌潸音所姦山晏二反
【書法】崔寧何崔盱也盱殺主帥罪人也朝
而遣還遂嘗書復使還矣失刑爲譏則
今而誅之宜也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
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
罪一以
殺書之
【發明】盧杞誣楊炎德宗既遣中使縊殺之
今杞又譖崔寧德宗復用此策夫僕
射師長百僚使其有罪亦當與之辨明可
也曖昧殺之是否不分果何謂耶夫盧杞
之姦所以敢於誣罔而不疑者亦以德宗
之性愚闇易入故耳書殺書官崔寧亦可
哀
也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
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真
退屯臨洺【集覽】魏縣行營唐自祿山反邊兵之精
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時河
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
屯魏縣故曰魏縣行營
【書法】書赴長安
子義也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

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群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

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闗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胡氏曰】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此指盧杞而不斥其名也贄疏既上而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贄之説明辨有理方之詆訐毀罵者其效優矣【集覽】梯衝詩皇矣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鉤古矦古矦二反衝昌容反説文作轒轒陷陣車也一曰撞【質實】韓遊瓌靈武人醴泉縣名注見中宗嗣聖十七年

田悅王武俊寇臨洺

田悅説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遺賈林説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至是回紇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滔因説之欲與俱取東都賈林復説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主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平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

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亡則泚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晩矣武俊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

【集覽】達干即磨咄莫賀達干頓也回紇之大臣皆稱曰達干〔昭義〕謂昭義藩鎮李抱真

【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巳晩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集覽】〔奚奴〕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也奚本東胡宇文之別種注見隋文帝開皇元年

【質實】〔梁山〕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

十一月以韋皐爲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鎭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皐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

使蘇玉齎詔書加皐中丞玉謂之曰韋皐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皐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㹠耳雲光從之皐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皐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旣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請奉天詔以隴州爲奉義軍擢皐爲節度使

〔質實〕韋皐〈京兆萬年人〉奉義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

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顔時常春渭北節度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杞策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群臣忠邪賢不肖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没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刺如此其人可知矣德宗

雖以公輔與復爲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則
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
如德宗者也

【集覽】乾陵高宗陵墓也在今乾州奉天縣屬京兆【垂刺】謬戾也刺來葛反
【質實】【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鹽夏】二州名鹽注見貞元三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戴休顏】夏州人【漢谷】未詳【處所】【乾陵】注見中宗嗣聖元年【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

【書法】邵陵王綸還軍入援侯景擊之大潰書惜之也此其不書賊擊之書遇賊何罪盧杞也於是援軍欲從間道杞固不許以至遇賊誤國之罪大矣綱目書入援十二入衛三赴難三其書潰者二詳梁武帝太清二年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考異】擊當作討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
詔以爲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
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
乞一襦袴上爲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
供御絶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
外採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
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
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

急而銳氣不衰范氏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節度使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塡塹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

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爲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裒歛焉范氏曰德宗因師出以爲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及其失國反爲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葢以此也

[集覽][飛狐]道飛與蜚通注見漢王邦三年蜚狐之口[襦袴]

襦短衣也袴脛衣也袴與絝通漢外戚傳窮絝注今之裩襠絝也[蕪蔞]注見陳王伯宗光大元年[不能前却]進退兩難也[憂未艾]左傳襄九年大勞未艾注艾息也魚廢反又五葢反漢五行志傳國未艾注艾讀曰刈絕也[万俟]虜複姓也音墨其[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注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

[質實]一統志云[蒲城]古邑名漢爲重泉縣地屬馮翊郡後魏於此置白水縣西魏始改蒲城縣隋屬同州唐初改爲奉先縣屬京兆府後復爲蒲城縣天祐間屬同州五代時屬京兆府宋初屬同州尋復蒲城縣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東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

[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中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雲梯]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告身]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鼔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金商]二州名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商注見晉元帝大興元年

[書法]書圍解何不以臣加君也故不書解圍去筆削之法嚴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而已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

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
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
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
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
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
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
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
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
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
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
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
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

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
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
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
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
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
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
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所以反致患
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
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
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書對
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
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
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

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
若誠不盡於巳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
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
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
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
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
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
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
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
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
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夫修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
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

之以實處之以綏其用無他唯善所在衆多
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
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
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
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
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
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
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
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
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
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
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

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集覽】矜衒說文自誇曰矜自媒曰衒衒音熒絹反雷同注見漢章帝元和元年勦說記曲禮曰毋勦說鄭玄注勦猶覽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也勦初交反又初教反臆度以胷臆之意忖度之也畏愞漢書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顏師古注愞乃管反法也

【質實】便橋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咫尺咫不遠也賈逵曰八寸曰咫十寸曰尺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虺商之臣名爲成湯左相詳見商書仲虺之誥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吉甫周之臣名爲宣王大將詳見大雅蒸民之篇

【書法】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于行在杞懼其言已白帝不見詔使引軍還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始此矣書至書詔引軍還病德宗也

【發明】前書懷光帥衆赴長安既著其勤王之實至是賊兵已退固當君臣相與勞苦幸得解圍相見之意此亦人情之常而乃遽使回軍擊賊何哉意懷怏怏此固

中人以下之所不能免也綱目書懐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其嚴趣氣象至今猶可想見德宗信用姦邪所爲若此能無再竄之辱乎

曹王臯遣使貢獻

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少遊悉奪之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集覽】閉關梁閉闔也關界上之門梁橋也塢壁埤蒼云小障曰塢軍壘臨危曰壁京峴山名即京鎮也在今鎮江府治東五里京口因山得名

【質實】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建業郡名注同上輿平二年金陵京峴山名在鎮江府城東五里即秦所鑿泄王氣處吳謂之京口京鎮以此

【書法】書予義也州鎮奉上常事也曷爲予之於是天子在難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臯數遣使貢獻可謂義矣故貢獻不書此書曹王後書韓滉皆義之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〇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〇胡氏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濵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爲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德宗早用陸贄之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質實〕司馬官名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録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李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送

欵於希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質實】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睢陽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鄆州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關播罷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群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況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文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兹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

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
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
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
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
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
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
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
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
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
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
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
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
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
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
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
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集覽】靦貌靦他典反面慙也詩有靦面目注靦姑也也李氏曰以爲媿恥者非姑音下甜反多詐也

【質實】成湯以罪已勃興商書湯誥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詳見論語堯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詳見說苑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王武俊田悅李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赦如淮南壽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以徇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守霍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口上流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李兼出戰大破之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集覽〕夏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質實〕張建封鄧州南陽人濠壽廬三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廬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霍丘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鄂岳沔三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沔注見玄宗

天寶六年漢陽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胡氏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悔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爲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遁光膠口之意哉烏乎贄可爲人臣之式矣

[集覽]人不携乃携離也不携謂無離心殷憂殷讀曰隱痛也詩憂心殷殷注殷本作慇通作隱慇慇然痛也[徐駕六龍]徐安行也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鮮儷]鮮

少儷【質實】六師注見玄宗
耦也 天寶十五年

【書法】大盈有庫舊矣於是積諸道貢獻於
行宮廡下而榜之云耳則其書曰置
庳何病德宗也德宗志於貨利在難不悛
故其發見如此綱目書曰置庫所以深病
之
也

【發明】德宗以掊斂致禍方在播越之中而
又重尋覆轍是尚可與有為者哉書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其惡不待貶絕而
自見矣行宮且爾況處京師無事之地乎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
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
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
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
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
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
朕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
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
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
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
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
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遛從一安

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
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同互則蕭復不
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胡氏曰蕭復請德
宗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
又以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
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
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宦官縱橫而上
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
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集覽】掌宦掖之事
其不可與有為也決矣 唐初太常定
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唯門閤守
衛廷內掃除黃衣廩食而已行則可保言不
悔行也去留與帝為約蕭復所謂臣敢不竭
力者留也臣實不能者去也此二句是與帝

為約【正誤】行則可保今按行去聲集覽似以
也 行為平聲大槩言蕭復平日之行
不獨指不【質實】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
悔行一事 十二年襄陽逗遛注見漢宣
帝本始
三年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
而未忍絕滔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昔
事李懷仙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
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
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平
生與同謀其功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使滔

得志泚亦不爲所容况同盟乎不若陽許偕
行陰爲文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
分兵而隨之則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
無倉猝之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見悅曰
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
而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
八郎愼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
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請河朔
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决約滔曰如約
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
入趙境武俊大懼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
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日將出軍將
士勒兵不聽曰國兵新破將士不免凍餒若
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

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
日遣兵攻宗城經城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
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
滔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
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
使李納爲平盧節度使

【集覽】【九葉天子】高祖至德宗凡九帝
矣故曰九葉【八郎】謂田悅【館陶頓】頓舍也館
陶注見晉孝武帝永元九年【幄帟】周禮注四
合象宮室曰幄平帳曰帟幄中坐上承塵也
皆以繒爲之又三禮圖曰在上曰帟四旁及
上曰帷上下四
旁悉周曰幄

【質實】【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
二十九年【昭義】鎮名注
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宗城】縣名注見漢
靈帝中平元年【經成】注見梁武帝天監七年

經縣冠氏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貝魏三州名具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發明】王武俊等連衡反叛德宗討之而不能克一經大變引咎責躬武俊等遽上表謝罪綱目前已書于冊至此遂詔復其官爵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集覽】尚結贊吐蕃之相也吐蕃之俗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其名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質實】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崔漢衡傳平人

【書法】天寶之末回紇吐蕃請助討賊則書請助於是吐蕃請助收復則何以不書削之也曷為削之吐蕃受賂覦望反覆無功而歸則非誠心請助者矣然則何以書書發兵書歸國所以著夷兵不足恃也

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書法】贈書謚重死節也故杲卿書謚忠節秀實書謚忠烈貞卿書謚文忠皆死

節者也綱曰書贈官十二詳晉明帝太寧二年而書謚曰某者三人而已矣詳貞元

三年

李希烈圍寧陵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集覽】宣潤宣本秦之鄣郡漢改丹陽郡後漢改宣城隋改宣州宋陞寧國府潤本秦丹徒郡三國吳改京口隋置潤州唐改丹陽郡宋陞鎮江府【質實】寧陵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二年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汴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宣潤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李晟還屯東渭橋

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制晟因其至營數以滬澗之敗斬之因馳入其軍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

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吐蕃相尚結賛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賛亦不進軍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絶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顧因此赦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遣陸贄迴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更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

時[集覽]東渭橋注見漢文帝三年中渭橋附麗附依麗著也麗如字讀或作離莊子附離不以膠漆注離音戾亦附也謂使離者相附也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注先人而制人所以奪敵之戰心也先悉薦反[質實]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劒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鋭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扳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

而死死非心矣懷光使左右竊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集覽】漢祖遊雲夢之策漢高帝六年人有上書告韓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信來謁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歸而殺之鐵券注見漢高帝十二年【質實】洋利劍三州 洋本漢城固縣地後魏分置興勢縣尋於縣置儻城郡隋初郡廢縣屬洋州後州廢屬漢中郡唐屬洋州改爲興道縣天寶初洋州始徙治於此孟蜀改洋州曰源州宋復爲洋州陞武康軍元仍爲洋州以附郭興道縣及真符縣併入 國朝改爲洋縣屬漢中府利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葭萌劒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凡書鐵券讖也綱目書賜鐵券三案祿山李懷光王行瑜皆終反者也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奔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震符召用誠還不受命則殺之遂去得震符請將士五人與俱用誠迎之勛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靈

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
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
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
上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
克城厚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
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
趙昇鸞入奉天約爲内應昇鸞詣渾瑊自言
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
顔守奉天休顔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
城拒守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以病卧家
朱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
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巳之
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反迺聞上幸山南
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爲
僧泚召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多出仕泚懷
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
山邀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爲不臣我
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衆而東
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
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集覽〕涇卒之亂去年發涇原道兵過京師遂作亂〔汚漫〕
賢者莊子讓王篇以其辱行漫我注漫音慢
以恥辱之行汚漫我也荀子正論篇流淫汚
慢注慢當作漫亦汚也〔駱谷〕注見漢後主延
熙七年

〔質實〕〔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嚴震〕
梓州鹽亭人侁之弟〔河中〕府名注
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渭北〕渭水之北注見
漢高帝五年〔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山

南道名張九齡曰唐置山南東道治襄陽山
南西道治漢中盩厔縣名注見漢哀帝建平
三年南山注見晉元
帝太興四年終南山

【書法】奉天書如此其書奔何急也晁鸞內
應福達輦復邀車駕自非數子稍知
大義得入駱谷鮮矣播越之辭有三如緩
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書如四
切如二書出奔四書奔九書
走六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涇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
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
光之反不烈於朱泚梁州之幸不急於奉
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遠
來赴難幸而有功客無問勞撫慰之意乃
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
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
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
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是
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
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
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
叛君反逆之賊其罪
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
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

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美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粤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説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

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請行在

【質實】幽陵即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李懷光奔河中

【書法】權知軍府何請帥也故綱目特書權逐殺主帥用為主帥君子所深譏也必若田緒然後書以為節度使不為譏矣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於賓佐李景畧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歸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

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瓌說晅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晅曰晅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晅[胡氏曰張晅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予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負哉如此則晅亦必了然矣]○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鄜詔遊瓌知軍府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齊賢]李景畧幽州良鄉人[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粟邑]注見漢成帝河平四年[奉天]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靈臺]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

車駕至梁州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

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
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
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
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
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
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
受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
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
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
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
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
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此以進
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

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
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
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
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
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
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
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
賊之餘戶口減半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
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
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
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驆漢中所
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

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集覽】試官唐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鳳閣舍人給事中其次者員外郎有職事有職掌者謂之職事官有散官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司士文學助教為散官有勳官凡十有二轉起正二品至從七品自上柱國至武騎尉有

【爵號】王公侯伯子男為爵號突銛鋒銛思廉反利也突觸利刃也梁洋梁本漢之漢中郡晉置梁州唐以梁京聲相近改名褒州尋復故名至德宗陞興元府洋本漢中南鄉縣晉改西鄉元魏置洋州駐驆車駕所止曰駐驆岷峨蜀中二山名岷山即汶山在茂州去青

城石山百里俗呼鐵豹嶺峨山在嘉定府【實】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俱在峨眉縣南

【實】成都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西川注同上年益州漢中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一統志云岷峨二山名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別聚村一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泮望見成都峨山在嘉定州峩眉縣西一百里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又名蛾眉山周廻千里有石龕一百十二大小洞四十南北有臺重巖複澗莫測遠近

【發明】前書帝奔梁州者譏德宗自致奔竄之失此書車駕至梁州者正天子萬

乘之
儀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入間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

藎者憂於見疑著動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
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釁顧陛下以
屢變爲戒 【集覽】大憝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天下幸甚 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竅斜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 追抉宿疵抉通
作觖古穴反擿觖也挑發貌宿疵猶言舊病
謂往日之瑕疵今復追尋而挑發之 前漢孫
寶傳故遂觖以揚我惡 忠藎詩文王篇王之
藎臣注藎進也音才刃反 呂氏曰忠愛之
篤進進無已 李公覬注藎在忍反忠也 【質
覽】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鳳翔節度注
見周顯王八年 岐 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
四年 宇宙注見梁簡文帝大寶
元年 反側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發明】李楚琳以偏裨殺主帥降于逆泚其
罪大矣然是時乘輿越在草莽力未
能制楚琳乃能委曲致貢不遂其怙終之
惡故綱目書其遣使請行在以予之此以
恕待人不輕
絕物之意也

夏四月以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
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
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
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

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質實】神策軍名注見建中四年

以田緒為魏博節度使○渾瑊以吐蕃兵援武功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質實】斜谷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

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
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
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
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
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
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范氏曰人
君擇賢以爲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
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
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
而相不預焉此謟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
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
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
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集覽】剖心之主　王子比干商紂

之臣也紂無道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而觀其心　匪躬之臣
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執心不回志
匡王室者也劉氏云匪躬之故謂非私其一
身之事故也

【正誤】剖心之主今按集覽欠明此謂紂也比干進諫紂剖其心陸贄
謂若以諫爭爲指過則紂殺比干爲是不宜
見罪於武王也　哲王　指武王泰誓數紂之罪
有曰剖賢人之心

【質實】唐安　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書法】書病德宗也三致謝罪而蕭復出懷
光東奔而公輔罷帝之性習如此尚
可以有
爲哉

涇原大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於泚

以賈耽爲工部尚書

先是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内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質實】節鉞　蘇鶚演義曰節編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長一尺二寸大將所擁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鉞大斧也書牧誓篇王左杖黃鉞即此顏師古曰節以專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之示征伐自天子出也又旄節注見貞元十八年

【質實】賈耽滄州南皮人樊澤河中人

【書法】工部尚書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美耽也先是耽鎮山南遣其司馬樊澤奏事澤既復命有旨以澤代耽牙將怒請殺之耽不許即日離鎮代德以來方鎮跋扈未有恭順如耽者也故特書之

韓游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李抱真會王武

俊於南宮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厲將士以雪讎耻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集覽】不日梟夷梟掛首木上也夷芟之也不日猶言即日謂非久可梟其首而夷滅其族也

鑾輿反正鑾通作鸞說文曰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鑾也反正或解云猶言中興也案杜甫贈別賀蘭銛詩國步初反正止乾坤尚風塵注

黃鶴云國祚再復盍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謂之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此言鑾輿反正謂德宗東駕先奔梁州後還長安國祚再復也南宮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臨洺縣名屬洺州案洺州今廣平府是今廣平永年縣有臨洺鎮感激說文曰感激憐憫貌杜甫詩裘馬誰爲感激人注案宋江總曰今出入無馬禦寒無裘誰是感激之士謂誰肯憐憫其貧也卽此

【正誤】

【感激】今按武俊感抱真之誠心相與而志意激發也

【質實】

【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昭義】鎮名謂李抱真又注見貞元十年【西山】莫詳處所唯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有西山一名發鳩山山海經云發鳩多柘木有鳥名精衛相傳炎帝小女遊於海溺而不返化爲此鳥嘗取西山木石以堙東海卽此未知是否觀者察之臨洺縣名注見建中二年縱橫注見前

安王十五年

【書法】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胥會耳何以書師克在和也於是兩軍相望尙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義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綱目書曰李抱真會王武俊嘉抱真也

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通鑑綱目卷之

鸜者

鳥

精衛

山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